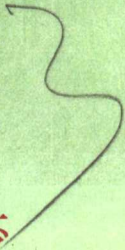




[美] 邝丽莎~著 忻元洁~译

雪花和秘密的扇子

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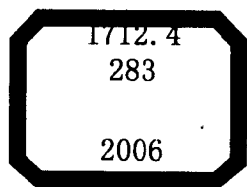


华裔女作家邝丽莎

解读神秘文化——女书的故事

千转百折 两位女子的情谊纠葛
柔情蜜意 两种生活的天差地别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 邝丽莎 ~ 著 忻元洁 ~ 译

雪花和秘密的扇子

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6-1128 号

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 by Lisa See

Copyright © 2005 by Lisa Se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花和秘密的扇子 / (美) 邝丽莎著; 忻元洁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2-005783-7

I. 雪 ... II. ①邝 ... ②忻 ...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5817 号

特约策划: 李天钰

责任编辑: 陈 旻

封面设计: 高静芳

雪花和秘密的扇子

Xue Hua He Mi Mi De Shan Zi

[美] 邝丽莎 著

忻元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2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3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 000

ISBN 7-02-005783-7

定价: 20.00 元

作者自述

在这部小说中，我用中国传统方式记日。主人公百合生于一八二三年，即道光三年，而太平天国运动始于一八五一年止于一八六四年。

女书发源于我国湖南省西南部边远地区，是一种只在女性中流传的神秘字体，至今被认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被公认为目前惟一一种以性别为基础的文字。



作者的真诚（代序） ——《雪花和秘密的扇子》读后

也许我是这部小说中文简体字版的第一个读者（除了编辑审稿者）。很感谢李天珏女士。当她从上海电话线的那端告知，有一部关于女书的小说畅销欧美，我惊愕，是谁有如此才华？当她告知已决心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我惊叹，如此勇敢！

我之所以惊愕、惊叹，是因为女书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至今仍有许多神秘的面纱没有揭开；本是久藏深山的一池弘水，近年来被搅和成一团混水。各种假造胡说，把这朵清新质朴的人类文明的奇葩，已经糟蹋得乌七八糟。何况作者是个外国人（我不安地打听作者背景。即使是华裔，也是远离这块土地，久居国外）。

小说中的女书会成什么模样？是否会更添加了几分误导？越畅销岂不是越糟糕。

我考察、挖掘、研究女书已有20多年，可以说，女书和女书老人是我魂牵梦绕的情结。

最后一代的两位女书老人高银仙、义年华先后于上个世纪90年

代初带着遗憾走了，令人痛心疾首。而后我又踏遍潇水两岸寻访到的最后两位女书老人（1909年出生的阳焕宜、1940年出生的何艳新），倍加珍惜和牵挂。每天桂林（离当地最近）的天气预报，都关系到女书最后的秋叶。在清华学子的辛勤工作支持下，我们得以在阳焕宜老人离世（2004.9.20）前，抢救整理了全部的女书文本，抢先出版了《百岁女书老人阳焕宜女书作品集》（国际文化交流出版公司），并于2005年1月出版了《中国女书合集》（中华书局）。正本清源，是我们尽力能做的。再容不得有什么歪曲和亵渎。

怀着一种忐忑不安而展卷，一口气浏览一遍之后，似乎松了一口气。第一感觉，这是一位真诚的作者。我肃然起敬。后来我又细细地品读了两遍。更加深深地感谢作者，也感谢决定译成中文的策划者。她们真诚地向世人描绘了一幅较真实的女书画卷。

真诚的作者

首先，作者以学者的态度，认真做了广泛的资料的搜集阅读，并进行了实地田野考察体验。这是打动我，并使我能接受它的关键。能认真考证并驾驭众多材料写出一篇离真实的女书不远的文学作品，实属不易。内容基本真实，特别是有关缠足、婚嫁等民俗活动过程，以及女人内心的描述，具体、细腻，具有一定史料性。

作者的真诚和严谨，还体现在对于同性恋问题的处理上，这是个被人故意炒作造成混乱的难度较大而又敏感的问题。虽然是以西方人的眼睛看东方文化，但尚可容忍；可见作者的正直、善良、严谨。绝非不顾史实，恶意制造耸人听闻，或不负责任地捕风捉影夸大噱头以

招引读者，而玷污女书，扰乱视听，误读读者，乃至令人愤怒作呕。

在书中作者不仅使用了第一人称，还大量用了当地真实的地名、姓氏，更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力求把艺术的真实靠近历史的真实，更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

但是，毕竟有些不可避免的，当然也是不可苛求的遗憾。例如民族属性问题，书中不惜笔墨用大量篇幅描绘的缠足——三寸金莲，正是典型的儒家文化、汉族文化。可是又多次强调女书的主人是瑶族。这样不但是自我悖论，也容易误导读者。不如模糊一些。

女书之所以生存在永明（江永），是因为她生长在地理边区（湘桂粤三省、江永道县江华三县、中原与岭南通道）、文化边区（汉人瑶化、瑶人汉化，南风北俗），是文化交融的混血儿，是历史合力的产物。但是，正如小说所展示的，这里浓浓的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清晰地告诉人们，这里是男耕女织、男婚女嫁、男尊女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念。而瑶族，是中国的吉普赛部落，他们千百年来迁徙游走于高山之上、万水之源。男婚女爱相对开放自由，一定是天足大脚才能适应。而女书中几乎没有一首情歌，她的主人都 是三寸金莲。

还有古坡庙（按音似为“姑婆庙”，实为娘娘庙）、朱鸟节（实为逐/诛鸟节）、王妻的故事（实为《王氏女》）等，则是不能苛求译者的。当然如果语言风格上再贴近生活，再推敲就更亲切可信了。对这样一部反映民俗的作品翻译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着实不易。

这些都是美玉微瑕，有些是因客观条件所限不可避免的。

女书的科学定位

女书是流传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的农家女专用文字，主要用于纪事、自诉。女书字符为斜体，呈“多”字形，是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形态。女书是一种音符字音节表音文字。每个人基本用字有五六百个，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汉语方言土话。在当地“一语二文”，男人用男字（方块汉字），女人用女字。

以上是词典写的词条，即术语解释与界定。实际上就是在充分掌握资料，并进行科学研究基础上，对女书进行的学术定位。

①女书是民间自发流行的女性文字。一定是女人自然使用的，有其自身内在规律，非外界、男人规定、再造的。

女书虽然是女性的，但是女书是自由、自在、天然的、公开的、阳光的，并非秘密文字、神秘文字。之所以局限于女性内部使用，只是男人社会对女人“读纸唱扇”（当地唱习女书的活动）不屑一顾。

②记录当地土话的表音文字。一个字符标记一组同音、近音词（陈瑾 1987、赵丽明 1987、1990、2004），因此基本字只有 300 多字（赵丽明 2004）。每个人用字包括异体字 400 - 600 字左右（赵丽明 1987、2004），就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土话。以少记多正是女书特点。因此，不能认为女书字不够用，就随意加造新字。

③女书是汉字在流传中的一种变异形态。就是说，女书是汉字楷书的变体。经过我们对佚名传本作品统计的 320 个左右女书基本字的考究，其字源来自方块汉字，分三种情况：基本直接借用、改型变体、孳乳造字。

④女书文献都是七言（少量五言）唱本。内容有自传、书信、民

歌、祭祀、纪事、翻译等。在一个侧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域性社会历史和民间生活。具有历史、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等学术价值。

⑤载体形式主要有纸质布面手抄本、纸片、扇面、布帕、花带等。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推荐语

女书作为一种在旧制度下，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的民间普通劳动妇女，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创造出来的女性专用文字，实在是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表现，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女书文献以及相关的文化，具有语言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价值；其社会功能，至今为现代文明所运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中国女书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季羨林）

女书，是中国文化深山里的一朵野玫瑰，它长期躲避了世俗眼光，直到它即将萎谢的最后时刻，才被文化探险者发现。这个发现，带给学术界的不仅是一阵惊奇，而且是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中国女书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周有光）

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权利。特别是农村劳动妇女，更是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而女书却是黑暗制度中一道亮丽的曙光，一方妇女的精神乐土。女书，

很久以来在中国湖南江永县的农村妇女中使用流传。她们用自己发明的文字书写自己,述说自己的痛苦,并记载了发生在身边的历史事件,表达自己对不平等制度的呐喊,建构女性社群的精神生活。她们以独特的女书文化,坚强地承受生活的种种苦难。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智慧,体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东方特有的女权意识。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奇迹。(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研究员、博导、所长、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中国女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谭琳)

女书作为中国普通劳动妇女自己创造的一套运用自如的文字符号系统,这是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不仅为语言学界提供了新材料,也提出重要的理论课题。女书是如何创造的,如何用数百个女书字就能完整地记录一套汉语方言,女书和方块汉字是什么关系,女书的文字学定位,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女书具有重要的语言文字学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董琨)

在进入后工业时代全球信息化社会,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类自身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女书的倾诉、交流、共鸣、和谐具有人类生存的普遍意义,是一份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感谢真诚的作者。

赵丽明(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2006年7月5日于北京 蓝旗营



作者自述

- 1 * 静坐
6 * 儿时
16 * 缠足
38 * 扇子
52 * 雪花
65 * 爱
71 * 女学
89 * 吹凉节
95 * 美月
108 * 花嫁
127 * 真相
149 * 古坡庙
164 * 儿子
188 * 悲与喜
207 * 上山
222 * 斥责信
245 * 入云霄
260 * 悔恨

268 * 作者笔记及致谢



静坐

在这个村子里，照他们的话说，我是一个“惟一还未死去的人”，一个八十岁的寡妇。丈夫去世后，日子变得异常的冗长。我不再关心牡丹或是其他人为我准备了什么样的拿手小菜，也不再期待着发生在这个屋檐下的稀松平常的快乐。现在惟一能让我感到兴趣的便是对过往的回忆。时过境迁，我终于可以说出一切了。过去我得依靠我的娘家来养育我成人，之后靠夫家来养家糊口，所以我不能说。而现在，我可有一生的故事要倾诉。我再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也不会冒犯到任何人了。

这么多年后，我对自己的优缺点一清二楚，而事实上它们往往是同一个。我的整个一生都在渴望爱。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不管是作为一个女孩还是后来为人妻，但是我却依然执著地坚持着这份对于爱不合情理的渴望，而它却成了我一生中种种遭遇的根源。我曾梦想得到母亲的关注，梦想着家人的爱。为了获得他们的这种情感，我学着去顺从，虽说这是理想中一个女人所应具备的，可是我似乎显

得过分顺从了。我可以为了他们一丝一毫的亲切感,努力去实现他们的所有期望。我的那双脚是全县最小的,为此我脚上的骨头被生生折断,只为了裹成一个更姣好的样子。

每当我感到自己无法再去忍受那种刻骨的疼痛,每当泪水一次次滴落在沾满鲜血的裹脚布上,我的耳边总会传来母亲的柔声细语与一次次的鼓励,再多坚持一个小时,再多坚持一天,再多坚持一个星期。母亲还不时提醒着我,如果能多坚持一会儿,我将会得到的回报。母亲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教会我如何去忍受——不仅是缠足或身怀六甲时那种肉体上的纯粹煎熬,还有那些历数不尽的刺入心扉、渗入灵魂的痛楚。我的母亲总是向我指出身上的不足,教导我如何将劣势化为优势。在县里,母亲对我的这种爱被称为“疼爱”。我的儿子后来告诉我,在男人的文字里“疼爱”是由两个汉字组成。“疼”就是疼痛的意思。这就是对母亲所给予我的爱的最好注释啊。

缠足改变了我的双足,也改变了我的性格,我总是有种奇怪的感觉,曾经的那段经历似乎贯穿了我整个一生,把我从一个温顺的小孩蜕变成了意志坚定的女孩,又从一个对婆家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千依百顺的少妇蜕变成一个本县地位最高的女人,村里法规习俗的执行者。在我步入不惑之年之际,缠足的严酷已经从我的三寸金莲注入了我的心田,使我一味固守着这个导致了所有不合理和悲痛的堡垒。我再也无法去原谅那些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了。

我惟一可以用来反叛的方式来自女书,我们女性独有的神秘文字。它第一次进入我的生活是因为我收到雪花——我的老同^①——

^① 女书通信往来的对象。



送来的一把折扇，它现在就放在桌上，后来的一次便是我和雪花见面的时候。与和雪花交往时的我截然不同，现实生活中的我一直努力做一个值得尊敬的妻子，一个值得称赞的媳妇，一个对子女关怀备至的母亲。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的心也如同玉石般坚硬。我曾用自己内心巨大的毅力来忍受种种悲痛。可是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孤寡老妪，像传统所要求的那样，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这里。我明白，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已经很久了。

我的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是在阁楼上属于女人们的屋子里度过的，除了咸丰五年那可怕的三个月外。我去了庙里，回过娘家，甚至还去见了雪花，但对外面的世界却知之甚少。我听到男人们在讨论着税收问题、干旱的困扰和起义的事，而这一切离我的生活却显得有些遥不可及。我所知道的只是刺绣、编织、做菜、烧饭，还有就是我的婆家人、我的孩子们、我的孙儿们、我的曾孙们以及我的女书。我的人生和别人的毫无异样——从闺中少女到为人妻母，到子孙满堂，再到如今的这般静坐度日。

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在这里，而陪伴着我的只有无尽的回忆和眼前的这把折扇。当我拿起这把扇子，多么奇怪啊，我总是感受不到它所承载的重量，要知道它曾记录了太多的喜悦和悲伤。我迫不及待地 will 折扇打开，每一片折页在面前徐徐展开时所发出的声响，都拨动我的心弦，仿佛感受到当初的那颗驿动的心。过往的种种回忆顿时如潮水般回涌而来，一一浮现眼前。这段经历延续了整整四十年，一次次在记忆中反复地温习回首，往事早已铭刻心间，熟如儿时吟唱的童谣。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着那一天，是那一天折扇送到了我的手中。

当我打开折扇时，我深切地感到了指间的颤动。打那以后，扇子的上缘总是点缀着简单的树叶花环，而扇子首片折页上自上而下流淌着雪花隽秀的文字。因为当时的我还不认得几个女书里的字，所以婶婶便一一读给我听，“悉闻家有一女，性情温良，精通女学。你我有幸同年同日生。可否就此结为老同？”如今当这一行行秀丽的字体再次映入我的眼帘，我仿佛透过其中看见了少女时代的雪花，还看见了她将会长成的模样——一个坚忍不拔、真诚坦率、眼界开阔的女人。

我顺着折扇一一细看下去，字里行间透露着我们昔日的性格中的乐观，共同分享的喜悦，相互间的欣赏，彼此间的承诺。我仿佛看见了那个简单的花环演变成了一簇簇峥嵘交错的雪花和百合，它象征了我们不败的友谊，永远的老同；仿佛看见了右手上方那一抹皎洁的月光，洒落在我俩身上。曾经的我们就像是两株盘根错节的连理枝，像厮守千年的苍木，又像永结同心的一对鸳鸯。雪花曾在扇上这样写道：“我俩这般真挚的情谊要延续到永远。”可是转眼间在另一片折页上我看到了我们之间的误解、失信以及最终的决裂。对我而言，爱是至高无上的感情，我无法与任何人去分享，这最终导致了我和老同雪花间关系的破裂。

我依然在学习着爱，我以为我已经懂了——什么是爱——那不仅仅是种母爱，还有子女对父母的爱，妻子对丈夫的爱，以及老同之爱。我的一生中饱尝过多种爱——怜悯的爱、尊崇的爱和感激的爱。现如今望着雪花和我多年通信遗留在扇子上的字字句句，我终于明白了我从未真正去珍惜那份最珍贵的爱——发乎于内心深处的爱。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为那些从未学过女书的女人们抄写自述。我



听说过无数人或悲伤、或怨哀、或不公的境遇。我把我所听过的故事都记录在案。惟一不足的是，尽管我知道很多关于女人们的故事，但我对男人却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他们总是置身于一场场战争之中，与大自然的抗衡，与同类的争斗，或是沉醉于对内在世界孤独的探求之中。回顾我的一生，它是由无数男人与女人的故事提炼而成的。表面上，我是个极为谦卑的妇人，偶尔会抱怨上几句，可内心却总是汹涌如浩海，潮起潮落间掀起一场场如同男人间猛烈的战争，那是一个真实的我和一个众人期望的我之间的对决。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为了留给我的后世子孙。牡丹，我的孙媳答应过我，在我离世后，将它们付之一炬，这样我的故事便可先于我的灵魂找到他们了。我希望在我到另一个世界与他们团聚之前，用我的文字来向我的祖先们、我的丈夫解释我的所作所为，尤其是雪花。

儿时

我的名字叫做百合,生于清道光三年六月的第五天。我的家乡浦尾村在湖南省的永明县,素有“光明之城”的美誉。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瑶族后裔。孩提时从外乡来的说书人口中得知,瑶族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朝便来到此地,而绝大多数的族人是在之后一百多年为了躲避北方蒙古大军的入侵而逃难到此。虽说我们这个地区从未富庶过,但也鲜有贫瘠到让女人们下地干活的地步。

我们一家属彝氏家系,是最古老的瑶族部落的一支,在当地分布极为广泛。我的父亲和叔叔向住在本省西部的一个有钱的地主租借了七亩地来种植稻子、棉花、芋头和其他一些家用作物。我家的房子是当地典型的两层朝南建筑。楼上的屋子专门用来给女人们聚会以及作为姑娘们的闺房。底下的正屋两侧分别是各家的住宅和关养牲畜的专用屋子。牲畜房里总是放满了鸡蛋、橘子,还有挂在正中横梁上的一串串晒干的红辣椒。之所以要将这些辣椒高高挂起是为了不



儿时